

● 深圳特區文藝叢書

散文選

SANWENXUAN



散 文 選

[1 9 8 0 — 1 9 9 0]

海 天 出 版 社

(中 國 · 深 圳)

责任编辑: 曹玉华

封面设计: 陈士修

书 名 深圳特区文艺丛书·散文选

编(著)者 本社编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 行 者 海天出版社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深圳新兴印刷厂

版 次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0.25

印 数 1—3000册

ISBN7-80542-043-2/1·15

定 价 7.75元(平) 11.30元(精)

《深圳特区文艺丛书》序

杨广慧

深圳特区创办已经十年了。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南国边陲这块小地方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来，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的繁荣发展，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文艺作品的数量从少到多，质量从低到高，使特区的文艺创作不断丰富、成熟起来，受到世人的瞩目。《深圳特区文艺丛书》（1980—1990）的选编出版，就是特区作者、作家们多年来辛勤耕耘的结晶，是值得大家高兴的。

深圳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也是进行全面改革的试验场。它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比内地多，受外来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较内地大，这就使特区担负的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显得更为重大和更加艰巨。为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大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自觉地、更切实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所有的宣传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都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单纯是娱乐的消遣品，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且诸种功能也是紧密相联的。一部好的、成功的作品，不但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必定在思想上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对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树立美好的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一再强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道理所在。近十年来，深圳特区的文学创作，虽然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总的情况是好的。作家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对加强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清醒地看到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振奋精

神，更加脚踏实地潜心进行创作，力争有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特区和全国的广大读者。

进一步搞好特区的文学创作，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作家们要深入生活，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多接触，交朋友。一句话，就是要熟悉特区这个社会，熟悉特区的人。脱离社会，不了解生活，仅靠主观臆断想象，是绝不会创作出闪耀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光彩，与特区建设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品的。我们相信，特区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学习，提高社会责任感，勇于实践，勇于创新，辛勤耕耘，一定不会辜负特区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一个繁花似锦，更加光彩夺目的文艺百花园必将呈现在特区的土地上。

值此《深圳特区文艺丛书》（1980—1990）的出版，我简单地写下了上面的话，以表达我的心中情，同时，也作为此丛书的序。

目 录

刘学强

- 书海·人生..... (1)
写在名片的背后..... (8)
你的兴趣是什么? (15)

袁 炳

- 大亚湾那个地方 (19)
那一座黄金屋 (23)
我站在深圳河大桥上 (26)

戴木胜

- 夏夜, 在汇食街 (29)
情人岛之恋 (32)
人间真情 (34)

萧玉崇

- 春风笑语荡渔港 (37)
古桥情趣 (41)
翠竹下 (43)

梁兆松

- 自信的公关小姐 (46)
洋博士浅释“人情味” (48)
千奇百怪话澳门 (50)

吕炳文

- 荔园漫步小记 (56)
石岩漫记 (61)

海美人更美	(63)
林雨纯	
致海辛	(68)
你早, 金色的文锦渡	(74)
快快走啊快快走	(77)
杨作魁	
勒杜鹃	(79)
漫游“海上世界”	(81)
从西丽湖度假村的龙凤谈起	(83)
蓝运彰	
红荔漫笔	(85)
鹏城领头人	(87)
阴影在消失	(93)
曾培新	
深圳湾的浪花	(96)
养鸽记	(99)
虎联	(102)
谢 华	
福田自然保护区探秘	(104)
白天鹅飞到了深圳湾	(107)
深圳装饰艺术迈进日本	(111)
弓 弦	
云中仙境梧桐山	(115)
神仙世界 令人迷醉	(118)
重到西丽湖	(120)
杨燮仪	
路, 深圳的路	(122)
除夕之夜	(125)
谁知竞争之甘苦	(127)
谈 耘	
荔枝树下	(131)

小草，依然是小草	(133)
被遗忘的“安乐村”	(135)
叶明镜	
第三代猴王——朱建华	(137)
汇食街的铁皮屋	(141)
游大铲岛	(144)
廖虹雷	
释疑	(146)
赤湾行	(149)
富贵竹	(152)
李兰妮	
供养自己上大学的乡下少年	(155)
一位学生厂长的自述	(158)
新故事·老故事	(161)
郑家光	
鹏的故乡	(167)
巨柱擎天	(170)
我们的朋友遍欧洲	(173)
黎乔筑	
街心花园漫步	(176)
海之恋	(179)
毛德金	
重游深圳宋少帝陵	(182)
深圳大剧院散记	(185)
杨 群	
彩凤栖梧	(189)
“鳗鲡千金”	(192)
邱 云	
游子情	(195)
割不断的缘份	(198)

杨宏海	
一位著名画家的爱国心	(201)
殷切的希望	(204)
彭颂声	
悠悠新春乐	(207)
履音	(210)
曾锦初	
寸草春晖母校情	(213)
泪水含悲诉友情	(215)
何玉生	
特区的节日	(218)
浪花无言	(220)
黄 萍	
柴大夫	(222)
战士巧手描春色	(225)
王成钊	
情满荷塘	(227)
赤尾	(229)
向 同	
溪冲浪	(232)
纤纤十指会说话	(235)
卢绍武	
石岩春色美如诗	(237)
高尔夫之魂	(240)
颜昌海	
我终于见到了海	(243)
小镇	(245)
叶秀峰、赵镜明	
向着心中的艺术之光奔去	(247)
小公司办大事情	(252)

苗冰舒	
天下谁人不识君	(256)
许兆煊	
二十四年又逢君	(259)
陈 浩	
旋宫里的梦	(268)
王汉宗	
我爱银湖	(270)
谭丽玲	
深圳，有一群小天使	(275)
陈秉安	
清明时节的罗湖站口	(278)
张 超	
蜜泉	(281)
刘起裕	
我爱特区的路	(285)
杨 波	
深圳 没有流行色	(288)
李 亮	
孺子牛·园丁情·慈母心	(290)
张英伟	
她俩与共和国同龄	(297)
张志明	
晨	(300)
费国荣	
沼泽地的联想	(302)
陈忠群	
这里的世界真精彩	(305)
客 人	
我们的春天如美丽的梦	(312)
斯英琦	
无悔	(314)

刘学强



广东深圳人。从商从农又从文。80年代始从事文艺创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在全国和省内得过奖。著书《红尘新潮》、《雪暖滑铁卢》，与人合著《东江星火》、《深圳飞鸿》。与人合作的电影故事片《你好，太平洋》正搬上银幕。现任职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家学会，同年出席了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

书海·人生

A

回到阔别了十多年的母校，往昔的岁月宛若梦一般从他心中掠过。为筹建新的校舍，旧日的同窗学友们纷纷捐款，唯有他捐献的却是一摞摞记载着岁月风尘和足迹的书。他的老同学雨便疑惑不解地问他：

——你怎么不捐钱？太吝啬了。

他无言。

——你怎么只捐书？噢，只还书？

他一笑。

——哦哦，那些书原来是你以前偷来的？！

他悄然逸去。

高音喇叭还在嗡嗡作响，庆典大会开始，一长串名字和一长串数字如音符跳出，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中自有一种东方式的温婉和亲切。

喇叭声嘎然而止，像一个休止符。俄顷，又响了——

××，还了一批书，再捐三本书；前者是他读书时偷的，母校图书馆的书，后者是他自己的著作，——

一度静寂，尔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好多姐妹要抓他上主席台前亮相。

B

往昔的记忆纷沓而至，他听到一声若然的声响——那是脆弱的泪水滴洒在台阶的青石板上，振动旷久的寂寥。

这是他真正的母校么？他朦胧的泪眼抚摸着学校的轮廓。呈M字型的平房已奄奄一息地伏在相思树下，窗棂破了，瓦顶飞了，风雨剥落的外墙皮肤斑驳，纸片、树叶，疏落无致地散在层层石级上，风能吹得动的，便飘起，滚转，停一停，又飘，又滚……校舍后面，那是一闪而过的广深列车，那延伸南北的双轨自成一个磁场，它曾吸引着红卫兵大串连，亦曾诱导同学流亡香港。他始终是介乎于这两股引力之间，乃是毛笔和钢笔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上打架没有赢输使然。

人能遗忘就好了，但上帝缔造人类就首先让他有记忆力。他永远忘不了，就在图书馆外的草坪上曾燃起过一阵人为的大火，将一本本被斥为“三黄四旧”的书化为灰烬。眼白白看着方块字——那寄托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的中文被火舌舔掉时，同学们还能笑得出且笑得那般狂那么的野蛮。也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还是人类固有的恻隐之心，他斗胆地从火的边沿上抱回一本书，赶忙塞到小肚皮下用衣服遮着溜了。

那是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集》，他以忐忑不安的心情从中偷窥了一下俄罗斯。至今翻开他当年的日记，还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首

诗——《皇村中的回忆》，这是普希金对他中学时代的回忆抒情，而他的中学年月却是另一番况味。都说，本世纪曾发生过二次焚书的大火，那是在中国和德国，这是多么的卑劣，狂妄，可恶，虽然来不及蔓延全世界，它的罪孽，铭刻在全世界的耻辱柱上。他在而立之年后曾去过西德，和一位汉字家聊起那场焚书的萨蓬那罗拉之火，都是不胜反省的。而这位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却是这么一种视角——中国史，一直是痛史。痛苦得了无痕迹，中国的艺术是这样的，中国的宗教、伦理、哲学、武功，几乎都是这样。

他偷了一本诗集，好像偷了一个“俄罗斯”，其兴奋绝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好奇心往往是人类冒险的起勃器。

高中的最后一个寒假，他和另一位同学留守在校。少年本来是看云做梦的季节，可是校园处处是大字报涂壁，只能污染少年的眼睛。只有一本陈旧的成语词典，供他和同学填充那压抑多年的记忆力，每晚，他俩对背成语，从笔划开始。

你一句——一无所获。

他一句——一了百了。

一直背到最繁复的笔划——体无完肤。

这倒是个真实人生写照，他们均是一无所获，原因就是被“革命”闹得体无完肤。

那一晚，同学因病回家了，只遗下他独守空校，西风瑟瑟自有一种恐惧感，他赶忙从家里把七岁的小弟弟拉来作伴。晚上无聊，再不能对背成语。他灵机一动，斗胆掀开教务室的窗门爬进去，原想找一本书或几张报纸打发时间，无奈教务室空空如也。不甘心，再寻觅。墙角有一排书柜站在那里，或许里面真有书？“贼”心起，忙去弄锁。好家伙，两扇门之间是有一把锁头把门，但锁不紧，门与门之间倒是有一条缝，刚好能把小手伸进去，夹得好疼呀，终于能摸到书背了，咬咬牙——偷吧，摸到什么书就偷什么。

第一次，偷了一套《中国文学史》。

第二次，偷了几本外国文学理论。

第三次，偷了一批世界名著。

一而再，再而三地偷，简直偷成瘾了；这是在“偷知识”。十多

年后，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出版时，一位名作家作序，给他这种情景和心态作了如下写照：

——每当他回到住地，插上门，用旧报纸糊上窗，从由绣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黄挂包里掏出偷来的书时，心脏总是失控地狂跳——这是政治上有可能被揭露的恐惧和文化上将能满足求知的渴望的喜悦所造成的一时性心律失常。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可怖岁月里，他却能成功地运用中国古老的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瞒天过海”，因而使他在同代人中得天独厚，这不能不说是“老辣”。

其实，他当年并不“老辣”，只是“饥不择食”。“生吞活剥”也好，“囫圇吞枣”也罢，对于他，尚没有达到一种智者的愉悦之境界，他只是朦朦胧胧，疑幻疑真的感觉到，在母校之外，在中国之外，还有一种声音在喊着他……

他的遐思终于被汽笛凌厉地宰割了——那是港九直通火车呼啸而过，壮烈的节奏提醒他，母校已不再，少年已不再，“偷”书的秘密已不再。

原来你是“贼”——揶揄声从后面炸起，是当年的几位同窗好友寻他来了，自然地少不了一番嘻笑嗔骂，大家难得再会少年时。

你这家伙好自私，独享知识，怪不得你语文考试年年第一——那位叫“雨”的同学一掌击来，使他踉跄几下撞到一位女同学身上。

忙说“对不起”。其实又何必？只见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文静地笑着，腮内的两个小酒窝还蕴含着东方女性的温婉。只有她唯一知道他的“秘密”和分享他后来的知识，如果说那种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少年时代尚有感觉灵气的审美对象物，那么，她就是最叫他由衷承认喜欢的一位异性同学，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把偷来的书借给她读了，离校后他们各奔东西，他在城里，她在乡下，再度重逢时是二年后的事了。

那一晚，他从戏院看完戏出门，骤然发现她撑着雨伞停立在门外，那冷冷的雨已把她的裙角打湿了，而她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包书。

惊讶，惊喜，她说进城多次找不着他，想想，知道他爱好文艺

爱看戏，这次大剧团来演出他一定看，所以特意从乡下赶来戏院门口等呀等。

他笑她三分傻气，七分真诚。

她笑他七分才气，三分薄情。

分手时，彼此道一声“珍惜”。是啊，这是他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对女性动情的温馨回忆，又怎道能不珍惜？！

当时啊，他冲动地欲拥抱她，但众目睽睽下他只能轻轻地提着她柔软的手。直到如今，他还隐隐约约感到这种冲动不息。上前，抓着她双肩，搂抱她吧——但他的双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只好划了一个弧线。唉，毕竟是而立之年的人哟，也毕竟难逃社会角色的定义了。

沮丧，他自感沮丧，无可奈何承认，尽管他已脚踏中西文化，却是观念超前，行为滞后，血毕竟浓于水哪。

困惑。又是一个难以自我解脱的困惑：先做人，再做中国人？抑或是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

C

他实在幸运，拥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书房。书的阶梯随时让他爬上爬下，阅览这个不大不小的王国，总会带来思维的快乐。他自诩这是一座形而上的建筑空间，任他自囚，自毁，自拯，或自卫。

回母校还书回来后，已是万家灯火了。霎间，他冲动，欲引亢长啸；但书房的静穆慑住了他。记忆如水墨，淋漓挥洒。唯一能把握住的，只有眼角那几许泪痕淌下的潮湿吧。

书柜空了几层，很快又被新书填满，那是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和一套台湾版的《林语堂全集》。书台上还有一套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西方文化丛书，好多个陌生人悠悠地走出书来——皮亚杰、维特根斯坦、拉康、涂尔干、弗罗姆……

他恋恋地把他们又送上书柜，他实在累了，仰在转椅上喘息。书已经“物还原主”了，心里会平衡一点了。

不，你还有些书也该还了——

谁在提醒他？他自我解嘲笑了，又立即把笑容收敛住，起身，

把书柜里的那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还有一批旧版图书全部搬下，恋恋不舍地打捆。书已经发黄破损，散发着淡淡的书香和淡淡的霉味，刺激他大脑皮层，那层层叠叠的记忆又蠢蠢而蠕。

离开母校的第三年，他任职于某公社，是个小头儿。有那么一个晚上，他负责组织（甚至强迫）群众看“样板戏”，偏偏公社唯一的中学凑不够人数去接受样板戏的教育。翌日，他到中学去“问罪”。敦厚的老校长缓缓地告诉他：“样板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要是能多找点课外书给学生读不是更好么？”

那就多买一些书就是了——他觉得老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书有的是，只是被封存在图书馆里，好多年了——老校长眼角扫着他，似乎在试探。

于是，他跟着老校长来到了学校图书馆，这是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学校图书馆，藏书可能非常丰富，然而，当那把已经生了锈的锁头打开时，他和老校长都痛心疾首。

蜘蛛网几乎遮住了视线，甲由屎和老鼠粪便使人的脚尖无处踩，一股子霉味刺得人直打喷嚏，他只听到老校长声音唏嘘，像个乡下老太婆般念叨着——罪孽罪孽。

谁之罪？他不敢深想下去。

不知是哪来的“胆”，他居然和老校长商定：清理图书馆，开放一些图书供阅。不过，为谨慎起见，这些书先经老师和他审阅后认为有益无害才开放。

渐渐地，他审书被书迷住了，迷到了又起“贼”心，时常不告而取地把冰心、巴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请到自己的斗室里，委屈一下吧，大儒们——你们暂时躲到床底下，以防让人再抓去口诛笔伐。

他为了精神平衡，还为自己找到了道德上的依据：这些书封闭在图书馆已经霉烂和成为甲由的腹虫了，我代为保管更好些，这不叫偷！

“秘密”终有泄漏之时，那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全国草木皆兵进入防震状态，那一个岁月，老老少少都到野外露宿。人家收拾细软走，他本来就是无产者，而偏偏傻里傻气地把偷来的书一包包打

捆，跟随他去晒月亮，数星星。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公社老书记终于发现了他是个“书贼”。一瞪眼，甩袖而去。这一下子可完了，他惶惶然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老书记出现在他的帐篷前，把两只大纸皮箱抛下，用手拍了两下他的脑袋，默默无言走了。

“秘密”一直装在纸皮箱里。二年后他离开公社时，老书记还亲自帮他把两只大纸皮箱搬上车……

当时他的心境，如今有的记忆不清。他以后由衷而又虔诚地做一件事，凡是自己出了一本新书时，首先要送寄给老书记。他知道老书记才读了几年书，但他一直认为他是博古通今的。

书台上还放着一本新书。紫色的封面，紫色是红与蓝的结合，是冷与暖的调剂。这是他出访欧美的散文结集。“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他老实地接受了先知们的指点迷津。

十多年来，他一直喜欢在方块字的字里行间蹑手蹑脚地走着。真正用脚来叩问地球，那是近年来的事。

他认为自己的脚头很野。

曾经，他把书当作正文读，而把生活当作注解。如今，该扳一扳这种倒挂了，该把生活当作正文来读，书只是注解而已。不要老是将自己的脑瓜当作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他挺欣赏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杰出的散文大师爱默生的名言——

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手抄本上。

当然，他有自知之明，他还不够“段”数，书只使他变成一个卫星，还不是一个宇宙。他想，很想，且作为一种价值意向的新定位在转化为行为。

当然，这是一种“文化苦旅”，他乐此不疲。

缓步出阳台，他以一掬宽缓的笑容面对满天繁星——这本天书何时能读懂？他又陷入爱默生式的怀疑——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